

名伶怨

——杜月笙情史

张幅宽·瞿剑英·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9 号

责任编辑:文 良 金香梅

封面 插图:吴 涛

版面设计:晓 文

《名伶怨》

——杜月笙情史

张幅宽 瞿剑英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31 插图 15 幅
字数 680 千字 印数:5000
1993 年 6 月第一版 199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402-0793-0/K · 0253

定价:26.80 元(上、下)

第一章 宝盒何处去
第二章 七重天遇险
第三章 铁窗诉衷情
第四章 黑老 K 之死

国破山河在，浦江黑浪翻，
英狮尚未去，日狼又扑来。

日本侵华战争第四个年头。英、法租界已被日军包围，看来“孤岛”这弹丸之地——租界就要被吞噬了！

此时，黄金荣七十三岁，病倒在家，杜月笙已迁居香港。二、三等的青帮流氓却像毒蛇般爬满了上海滩，升斗小民更是苦不堪言，过着雨箭风刀的日子。

第一章

宝盒何处去

“呜！——”汽笛一声长鸣，英国“康铁培梯二号”邮轮驶进了吴淞口，停泊在黄浦码头。世界大战尚未开火，英美的船舰仍可在上海的咽喉——吴淞口自由出入。

茫茫黑夜中，一只小舢板向邮轮悄悄划来，木桨划到之处，洒下一片片碎银似的光点。划啊划啊，它很快靠近邮轮……几乎同时，一条背着包裹的黑影从大轮的吊索上滑下，他像猫一样上了小舢板，也不跟划船的人搭理，窜进小舢板里，舢板晃动了几下后，仍悄悄往来的方向划去……

时已深秋，路边的梧桐树在秋风中摇曳、呻吟，枯黄的败叶随风飘落，不时发出如泣为诉的沙沙声，仿佛向人们倾吐着风霜的严酷，秋天的无情。

被称作“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滩，人流嘈杂，灯火辉映，车鸣马叫，五光十色，无不显示着大都市的畸形繁华。南京路上的新世界，是大上海最热闹的中心地区，赫赫有名的“大光明”电影院就座落在它的西面。

正在放映的是由著名的电影明星平克劳史贝主演的故事片《雪里红》。

此时已是午夜时分，规定中场休息十分钟，于是灯火大亮。突然，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跳到台上，此人礼帽扣到眼睛上端，他把手一挥，四边门口立即出现了同样打扮的八个人，手里都握着左轮枪，乌黑的枪口对着每一个观众。

只听台上那男子高声喊道：“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听着，为了支援抗日将士，今天请大家把口袋里的钱都拿出来，不论多少，表表心意，谢谢！”

台下，几千名观众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吓呆了。

只见座位两边走过戴平顶帽的人，手里拿着一根竹杆，竹杆头上结着一只黑布袋，样子好像在河沟里捉鱼虫一般。黑布袋伸过来时，叫大家把钱、戒指等贵重首饰放进去。一个年轻的戴平顶帽的人，手拿着黑布袋短竹杆走近一个女中学生，这位少女那白晰的脸，因恐惧而更苍白了，洁白的衣衫隐隐颤抖，年轻的平顶帽盯着她，手也抖动了。可他后面那个年龄大的持枪人推了他一下，于是两人继续向前走。持枪人为什么推他的同伙，反映过来的持竹杆者为什么乖乖地朝前走？原来这女孩身边坐着一位盘S髻的中年妇人，她正横眉怒视着那个年轻的平顶帽。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人把他们镇住了。

十一排上坐着一个英俊青年，头戴灰色礼帽，身穿板丝呢西装，香槟皮鞋。他与别人一样，当黑布袋送过来时，一声不响，从口袋里掏出皮夹，往黑口袋里一丢；然后若有所思地瞧着那戴平顶帽的人，一排排走过去，看着他们迅速离开……

这英俊青年就是梁文斌，在前几章就出场的英国巡捕房翻译。散场后，他随着人群走出“大光明”电影院，在林阴道上踱着步，想着刚才发生的这场新式的枪劫案。

果真是为浴血抗战的将士而持枪募捐吗？

上海滩真是花样百出、无奇不有啊！不过，在英租界上出现这样的枪劫案还是第一次，谁会有这样的胆量？

眼下杜月笙去了香港，张啸林已被他的保镖打死了，黄金荣足不出户，他是老蒋落难时的老头子，认为对日本人还是远而避之为好。

他们之后，上海滩又有了三霸天：东霸天洪帮头子季云卿，威镇长江八百里。北霸天虹口阔嘴巴言森，他手下得力干将是独眼龙顾春豹，是个人贩子巨头。这在前文里已有披露。西霸天自然得数沪西黑老K了。

“大光明”劫案到底是谁干的呢？

四马路巡捕房，三楼总巡捕写字间。

梁文斌，一早在翻阅当天的大英晚报，只见头版头条几个醒目的大字标题：“‘大光明’不光明，千名观众遭洗劫。”梁文斌心里明白，这伙强盗是有后台的，那么，后台是谁呢？

写字间里面的一间，坐着总巡捕英人韦勒，他正接待着英领事馆的一等秘书劳仑史。

他们在谈论着最近英国白金汉宫里的一桩大盗窃案：

乔治六世的一只皇冠宝盒被卫队长威廉斯盗窃，他乘上康铁培梯号邮船，离英来到上海，英王下令追捕威廉斯，要把皇冠宝盒追回。

韦勒对劳仑史说：“康铁培梯号昨天到上海没有发现威廉斯。”

“亲爱的总巡先生，你要是搜到宝盒，你将前程辉煌，仕途不可估量。”

两个人正在谈论皇冠宝盒时，只听外间的梁先生叹了口气，

顺口嘟囔了一句：

“Pickupneedlefromsea.”

劳伦史一听，说：“这位先生是谁？他为什么要讲‘大海捞针’？”

“密斯特梁，请进。”

梁文斌走进内室，韦勒介绍：“这是我的翻译梁文斌，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

劳伦史与梁文斌握手坐定之后，劳伦史客气地问：

“密斯特梁，皇冠宝盒失窃的事，你也知道？”

“我才知道不久，邮船昨天到上海，没有发现威廉斯。这岂不是大海捞针吗？当然我相信韦勒先生能够把这根针从大海里捞出来。”

韦勒与劳伦史走后，梁文斌回到写字间，继续翻阅着大英晚报，“叮呤……”梁拎起电话，听了几句，就兴奋地说：“喂喂……嗯，嗯，我知道了。我一定按时赶到。”

梁文斌接的电话，正是黑老 K 告诉他卫队长威廉斯已到上海，通知他去取皇冠宝盒。梁心里明白，他的这位头头黑老 K 的确神通广大，不愧是黑道上谁都得让三分的大亨。

扬子饭店 508 室是一间漂亮的套间，这是黑老 K 长包的老窝。梁见房门外有人踱步，似乎在踌躇，进还是不进？仔细一看，那人正是黑老 K 手下的心腹陈阿六。

“阿六，什么风把你也吹来了？”

两人在茶房带领下，进了会客室，阿六在对面沙发上坐下，一副焦急神态：“梁先生，今天遇见你，求你帮帮忙！”

“不要讲了，你上次拿了一笔钱，没有为老板办好那桩事，听说你去投靠虹口阔嘴巴言森，今天还来找老板，难道你不想活

了？”

阿六晓得上次没有为老板办好事，老板恨得要死，弄不好，可能掉脑袋，今天来此，意在解释一下。此时，心里正在盘算着见到黑老 K 如何开口……

正在这时，只见房门一开，黑老 K 走了进来。

黑老 K 叫叶开山，是沪西曹家渡一带人人闻而生畏的大流氓。

过去他惧怕三大亨的势力，不敢到租界里来活动，只是在曹家渡大时鸣钟一带活动，自从日本人开进上海闸北，他的手伸向上海滩四面八方，他与浦江老大顾春豹打过大仗，和外滩老阿哥季云卿在外白渡桥火拼过，和虹口阔嘴巴言森仇深如海。黑老 K 头戴礼帽，架副墨镜，长方面孔有点阴气，身体高大。他喜欢穿黑西装，大家都叫他黑老 K。

他往沙发上一坐，瞄了阿六一眼：

“阿六，好像很久不见了，近来在哪里发财？”

“叶老板，上次并不是我放您的白鸽，实在是……”

“好了，不谈了！”黑老 K 掏出一只 14K 金烟盒，脸更阴沉了，毫不迟疑地抽出烟盒里紧挨盒边的一支烟丢给阿六：“请吧。”

阿六只感觉到手发抖、气发急，机械地接住烟。“茄力克”香烟上有一个黑点。阿六明白，吸上三口，半小时后就断气，今天不抽这烟便走不出扬子饭店，抽了这烟也得横着出去，他望着手中的这支烟，呆住了。

梁文斌起身拿下阿六手中的烟，陪着笑脸，还给了黑老 K：“老板量大福大，大人不计小人过。看我的面子上，饶过他这一次，人心是肉做的，我想以后他一定会立功补过的。”

黑老 K 取下墨镜，嘿嘿一笑，接过梁递过来的烟，对梁点点

头，回头望着阿六：“阿六，我今天再给你个机会，能办得好吗？”

“老板，上刀山下油锅，依只要开口。”

“好吧！”叶开山接着吩咐道：“昨天康铁培梯号邮船带来的这位英国皇家卫队长威廉斯，在吴淞口外，被人用小船偷渡到上海。这条船是谁家的还没有弄清，不过人住在国际饭店 908 室，下午四点三十分有人要取那只皇冠宝盒。我们要抢在他们前面，三点五十分准时到达，花十分钟时间，要拿下它。”

“是，老板。”阿六爽快应声。

国际饭店，阿六急步登楼。黑老 K 关照不能乘电梯。他走扶梯，迅速登上 9 楼，敲敲 908 房门，没有动静，见一个茶房走来，又问了一句：“908 有人吗？”

茶房摇摇头。于是，阿六回转身，气喘吁吁地奔到楼下门口，取下头上帽子，向对面跑马厅边上停着的灰色轿车扬扬；梁文斌迅速跳下来，知道阿六发出的暗号是房中无人。

梁文斌迅速走去……乘上电梯，到 908 房门口，一看两边无人，取出万能钥匙开门进室，关上房门走进内间，打开壁橱，见里面有一只豪华皮箱，不消片刻，打开皮箱，果然里面有一只白金镶边的宝盒，中间雕有英国王室的信章。

梁文斌把宝盒藏在手提包中，扣上壁橱门；然后走出关上房门，潇洒地下楼梯，前后只花了九分钟。

在走下沿街台阶时，劈面来了两个戴便帽的人，还有一个英国佬。由于双方行步匆忙，刚好和其中一个脸腮上有白癜风的人撞了个满怀，梁的提包在白癜风膝盖上猛撞了一下……

“他是谁？”双方都在想。

上海滩虹口的黑道大亨阔嘴巴言森，后台老板是新任的汪

伪上海市长傅筱庵。这次和英国皇家卫队长威廉斯接头，这笔交易一旦成交，简直成了除哈同外的第二个百万富翁。因此，言森派懂点英文的白老虎、铁算盘跟威廉斯来到国际饭店取货。

白老虎在门口被英俊青年的拎包撞了一下，正想起手一拳，被铁算盘一拉，跟着威廉斯匆匆登楼。

到了9楼，由茶房带进房，开了几瓶绿宝鲜桔水。

“威廉斯先生，我们这一次算是交上了朋友。言老板说，你们英国人很有绅士风度，尤其是你威廉斯先生。”铁算盘恭维地说。

“铁先生，我带来的这些东西，你也知道它们的价值，它们是我的生命。我坚持我的条件，有一样算一样。”

铁自盘心里在想：

这英国佬还在打如意算盘，想我铁算盘是三代旧货商，自从混到上海滩，在虬江路旧货市场出了名，任何宝贝到了我手里，十分东西卖到了二分，算你走运了。这次你的皇冠宝盒，我估计你能捞回百分之二十，已够你满意了。

“长话短说，開箱子吧。”

“OK。”威廉斯打开壁橱，拖出皮箱，当他把皮箱打开一看，魂灵出窍。

“不好！”

铁算盘、白老虎向前一看，也呆了：里边什么盒子也没有！

铁算盘朝窗子望了望，反复查看房里有没有人翻过的痕迹，问道：

“威廉斯先生，你到上海走漏风声了吧？”

失魂落魄额冒汗珠的威廉斯叹了口气，摇摇头。没想到一场风险，竟落得如此结果！“上海滩呀上海滩……”说着他跌坐在沙发上沉思了好几分钟！突然拔出一支官庭特制的象牙柄短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啪！”……

一辆灰色轿车向土山湾疾驶而来。在一座古老的石库门房前停下。喇叭一响，有个弯背老头开了门，梁拎了手提包，跟着黑老 K 上楼。这是一座走马堂楼，后面一间书房摆设很新式。两人在兼具中西风格的书房坐定。

“梁先生，今天你干得漂亮，方才我在国际饭店门口看见那两个家伙，你估计是谁？”

“K 先生，这大不了是两个小流氓罢了。”

“照我看，说不定是为这宝贝奔跑的。现在请你把宝匣打开来。”

“K 先生，你知道里面有多少东西？”

“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英大使馆一等秘书向总巡汇报说，威廉斯盗窃的皇冠宝盒里有印度宝石八粒、南非巨型钻石二颗、猫儿眼两对，祖母绿十颗，珍珠项链三条，钻石项链四条，白金镯两对，还有蓝宝石等等，这些可都是稀世之宝啊！”

梁得意地打开皮箱，取出一只白金皇冠宝盒，先打开外面两把锁，掀开盖。里面还有一只盒，当他打开第二只盒一看：“啊！——”盒子里面什么也没有，手脚冰冷：

“K 先生，不知谁跑在我们前面，那么干净利落。”

黑老 K 吸完了两支烟，一声不响，眼睛不时瞄着梁。

梁顿时明白黑老 K 的意思。

“K 先生，我进门出门一共花了不到十一分钟，你是知道的。难道你认为我们在这十一分钟内调包了吗？”

黑老 K 明白这一点，今天这行动一共只有三个人知道。梁不会调包，那么是谁跑在我前面了呢？

黑老 K 打开旁边大橱，拿出一瓶白色液体，抹一点在白金

宝盒上，只见在第二只盒盖上显示出两只手指印；又从抽屉中拿出一个硬皮本，像集邮本那样，里面有数不清的指印，有的标着名字、年龄、性别，有的只标着性别和代号。当他在查对指印时，突然发现了一只指印，指印代号：A。

“好家伙！原来又是这个 A 小姐！”他转身回到沙发上，“梁先生，这位小姐是位神秘莫测的人物。我手下人已在她手里翻过两次船。”

A 小姐是谁？黑老 K 一直还没弄清楚。“梁先生，你们巡捕房听说过有个 A 小姐吗？”

这时，房门外响起了紧促的铃声，接着是女人的脚步声……

进来的是黑老 K 的情妇，这女人脸白脚长人瘦，很风骚，一双勾魂的眼睛，见人未说先笑，旗袍一撩，露出雪白粉腿慢慢坐下。

“K 老板，我以为你忘记我了，你再不来，我要上当铺去典当了。”

“好了，近来我实在太忙，怎么上次给你的二百元花光了。”

老 K 摸出一叠钞票丢给她，顺手把白金皇冠宝盒放进大橱。

“阿萍，我和梁先生有事先走了，明夜我来吃夜饭。”

阿萍收起钞票，向他俩飞了一个媚眼，再也没说什么。等他俩走了以后，她打开大橱，取出盒子一看是个空盒，不以为然地又把它放进橱内。

秋雨后的马路上，清洁多了，光亮多了。

梁坐着捕房的敞篷车来到老闸捕房。只见从半圆形门走出了督察长左雄，随同他出来的是两位女客。

好一个漂亮姑娘，她挽着一位中年夫人的手臂。姑娘的风度使梁文斌惊呆了。短短的头发，修长的长躯，体态似绿柳迎风，神韵像巫山女神，眉不修更显妖媚，眼不画愈见精神，鼻梁挺而正，樱桃口，唇红齿白，粉颈低垂，酥胸微隆，端的是个倾城倾国的绝代佳人。她穿着绿色印花绸衬衫，外套粉红色雪支司丁反穿衣，黑哗叽西裤，红色高跟皮鞋，玉臂上戴着脑门女表，左手上戴着一只钻戒，步履优雅。她的反穿上衣没有拉链，没有钮扣，也没有挂针，分外自然潇洒。她正是小梁的恋人罗迎春。

“左督察长，咱们就这样说定了，再见吧！”这中年夫人说道。

左雄是黄金荣的徒弟，原南市分局局长，现在调来老闸捕房。

“好，罗老板，我不送你了，下回和姑娘一起来玩。”

罗老板和那姑娘坐上一辆红色轿车，望了望小梁，并不搭理，离开了老闸捕房。

在轿车内。

那中年妇女问：

“迎春，小梁来老闸捕房，为什么？”

“姑妈，今儿我是故意装做不相识，是有道理的。这事儿，下次再告诉你！……”罗迎春神秘兮兮地说。

“梁先生！很抱歉，让你久等！”左雄走上前去与梁紧紧握手。

梁解开西装钮扣，靠在沙发里，嘴里吐着烟圈：“督察长，我一直想来看你，知道你很忙！”

“打断你一下，你别叫我督察长，叫我老左不是很好吗？”

“哪里的话，督察长就是督察长！我今天来是为了国际饭店908案件。威廉斯的死，你有眉目了吗？”

左雄并不回答他的询问，把台上的一座镀金裸体女人座钟

摆正。

“梁先生，这座裸体美人钟，可是真正西班牙产品，据说在西班牙也是难得见到的精品，这是刚才罗老板送来的。”

“这中年妇女是罗老板？这姑娘是她的女儿吗？”梁假装不认识罗老七和罗迎春，故意发问。

“不，那位姑娘是她的女儿，叫迎春。这位中年女人当然就是除了三大亨之外的大名鼎鼎的铁臂膀罗老七嘛！”

接着，左雄告诉梁，罗老七是天津人，她丈夫是医生。在姑娘五岁时，她男人去世。罗老板混到上海，在四马路青莲阁与人家合伙开茶馆，后来在四马路外滩开报送行（即运输公司），由于她生意兴隆，引起了上海滩上的青帮、洪门那些弟兄们的注意。有人去敲竹杠，罗老板不买账。她臂上被开了三刀，照样与人火拼，顾春豹这家伙的一只眼睛就是被罗老七打瞎的。从此，铁臂膀罗老七出了名，成了四马路上一只鼎。后来通过别人拉场子，和黄、张有了交情，四马路一带就成了罗老七的天下。十年前，杜老板的小姨子被陆连奎的小舅子强奸不成，通了一刀，杜月笙一怒之下，就是让罗老七的斧头党在垃圾桥把陆的小舅子开了三十六刀，陆连奎也只能认了。现在她已上了点年纪，把这批斧头党的亡命之徒化整为零，但是一有风吹草动，她仍能一呼百应。罗迎春也不简单，尤阿根就是被她打死的，她还认了个干爹就是杜月笙！

“外滩老阿哥季云卿从扬州贩来 18 个姑娘，其中三个是报送行里账房先生的亲戚。罗老七昨天派人突然袭击，把三个姑娘抢出来放了，今天赶到此来和我打招呼，嘿嘿，这叫先兵后礼。”

为什么罗老七要来打招呼呢？她知道，这批人贩子的黑帮后台就是阔嘴巴言老板，而言老板跟左雄的私交不错。

左雄当时沉思片刻，答应帮助“罢息干戈。”

罗老七并没有送什么大礼，只是带了一只二马路古玩市场淘来的台钟。

“梁先生，我给你讲的这些，让你这位吃过洋墨水的大学生熟悉一下上海滩黑道里的名堂，你晓得的不比我少，我恐怕在班门弄斧……梁先生，我看得出来，你对罗老七的侄女有那么点意思，是吗？哈哈……”

梁文斌淡淡一笑，不置可否。

左雄望着梁，狡黠地笑着对梁说：

“梁先生，我得警告你：上海滩上的姑娘多得很，你可别动她的脑筋，别说她姑妈的斧头党你吃不消，就是迎春姑娘的枪法你也受不了！”

梁心中暗自好笑，看来这厮真不知道自己和迎春的关系。

“老左，我们言归正传吧。908案件怎么样？”

“那天得到消息，我派出四个得力侦探赶到国际饭店，经过技术鉴定，威廉斯确属自杀，子弹是英国货，是用一把皇家特制手枪；但是这把手枪被人拿去了，却不知他们是谁。”

梁文斌和左雄商定，要找出这把手枪，查出威廉斯在上海滩登陆前，这只小船是谁派出去的。是谁把宝盒“内脏”取走。

“左老板，近来上海滩事情多，就连我自己在大光明看电影也碰到一桩滑稽事！”

“你在大光明是看《雪里红》吧？哈哈！大水冲到龙王庙了……”

梁一惊：“想不到大光明那天的‘绿林好汉’后台就是你左老板。他们说是为了支援抗日将士？”

“哈哈！手下的小弟兄，他们手头很紧，想出这办法，反正‘大光明’在我们的地界上，一不伤人，二不打人，只是叫看电影的人多出些钱，比如买黄牛票嘛！……嗯，你也掏钱了吗？”越说越有

些得意他的杰作，“下星期准备到国泰电影院再来一下，霞飞路上的电影院都是上等观众，口袋还要肥一点呢！怎么样，梁先生有兴趣的话，一起去玩一玩。”

梁摇摇头，把话题又拉回来：“左老板，还是说正经的，这皇冠宝盒怎么取回来……否则在总巡跟前不好交代啊！”

“唉，这大海捞针的事只有让大侦探去辛苦了。”他还告诉梁文斌：“梁先生，我看现在局势不妙，国民党内部分裂，老蒋逃到重庆，据说日本人不久要冲租界。一旦战争升级，我看英国人要溜回伦敦。我和你也要为自己的前途考虑。”

梁文斌是个热血青年，他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回国指望有所作为，岂知祖国在风雨飘摇之中，这几年更是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一个无党派爱国青年，在这大浪淘沙的年代彷徨，虽然现在是总巡捕房翻译长，总觉得自己学非所用，暂且与黑帮黑老K“为伍”也不是办法。今天听左雄口气，他也许和傅筱庵真有勾搭。自己虽然不愿做汉奸，但却是外国人的鹰犬，也是黑帮的爪牙，前途茫茫，未卜将来，一股悲凉之感涌了上来。

梁抬腕看表，“左老板，我该走了。”

左雄起身拿出一听三五牌香烟：

“梁先生，这听香烟你带回去，我们是老相识，希望交上真朋友。”

梁接过烟听，一看盖头已经打开过，一掂份量知道里面不是香烟；打开一看，十根小条子。在身边放好，拿起礼帽走出门厅。

十月的天气，风雨如晦，细雨从窗外飘洒进来，让人心里像被细针丝丝扎着那样的烦。

梁把一盆仙人球搬进写字间，关上了窗，但当他看到这棵仙人球正开着的两朵鲜红的花儿时，眼睛一亮，两朵花儿变成了一